六藝之一錄

二六

詳校官中書臣陸　湘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欽定四庫全書

六藝之一録卷五十四　　錢塘倪濤撰

石刻文字三十

鄭三益闕銘

鄭三益闕銘武帝建元二年自劉聰後屢以建元紀年此銘字畫非晉已後人書金石録

會稽東部都尉路君闕銘

右路君闕銘二其一云會稽東部都尉路君闕永平

八年四月十四日庚申造其一云君故豫州刺史温令元城令公車司馬令開陽令謁者議郎徵試博士路君不知為何人按漢書志建武六年省諸郡都尉唯邊郡往往有之豈會稽邊海故置此官歟又任延嘗為會稽西部都尉而此云東部疑當時會稽分東西部各置都尉史不載爾金石錄

會稽東部都尉路君闕永平八年造東都冢墓間石刻傳于後世者自此始趙氏云建武中省諸部都尉

唯邊郡有之豈會稽邊海故置此官歟任延嘗為會稽西部都尉而此云東部疑會稽分東西部各置都尉史不載耳予按衡方碑亦為會稽東部都尉乃威宗之時則東部蓋有此官未嘗併省范史雖不具載而它書亦可稽據 隸續

南武陽功曹闕銘

右南武陽功曹墓闕銘云南武陽功曹鄉嗇夫又云以為國三老又云章和元年其它族系名字皆摩滅

不可考究墓在今沂州有兩闕其一銘元和中立文字尤殘闕難讀金石録

雒陽令王稚子二闕

漢故先靈侍御史河内縣令王君稚子闕

漢故兖州刺史雒陽令王君稚子之闕

右王稚子闕銘二其一云漢故先靈侍御史河内縣令王君稚子闕其一云漢故兖州刺史洛陽令王君稚子之闕按范曄後漢書循吏傳王渙字稚子嘗為

温令而刻石為河内令者蓋史之誤渙以元興元年卒然則闕銘蓋和帝時所立也金石録

右雒陽令王稚子二闕王君名渙其字稚子廣漢郪縣人也東漢循吏有列傳渙舉茂才歷温令兖州刺史侍御史洛陽令以和帝元興元年卒令成都新都縣有渙墓此墓前之雙石闕也其上各刻車馬之狀一則二人乘馬一則二人乘車見於隷釋惟馮熖髙頤金恭三人有闕又有碑趙氏云本傳稚子嘗為温

令而碑作河內令乃史之誤其說非也温者河內之
邑河內是郡名無令也碑云河內縣令者以郡為尊
蓋謂河內之縣令爾即温也先靈之稱它碑所無碑
中縣字反糸作縲 隸釋

豫州刺史路君二闕

豫州刺史路君二闕前闕七行二十七字書其所立
豫州刺史至徵試博士凡八官後闕亦七行二十一
字云會稽東部都尉路君闕其次書造闕年月日永

平之八年也字畫兼用篆體前闕人物之後小字一
行却是隷文豫州前後各一人執杖負劍嚮字立東
部之前亦一人執杖負劍又有一人正面立腰下垂
佩兩手各有所執末亦一人執杖負劍而其前又有
一人側面嚮字立手中亦有所執蓋是墓前雙闕如
王稚子高貫方之類但二闕無姓名此其異耳 隷續

孝子董蒲闕

孝子董蒲闕其中刻一禽頗大兩旁各一獸銜珮環

之屬甚類處士金恭闕禽之下橫書七行云孝子澄
鄉宜利里董蒲亦與金恭闕相類禽之右有一行云
永寧二年三月辛巳朔十一日辛卯掾李純有秩張
成其闕數字難辨此闕先書年月朔日又有掾史姓
名與墓門之闕不同必董君孝行著聞官為甄表而
立此闕二獸不見下體恐所刻文辭或在其下 隷續
右侍無名人墓闕
漢右侍之墓五字蔵碑者宣和間中分為兩黏褱作

帙漢官有左右署侍郎漢人題闕作碑多省文如郭仲奇為北軍中候而碑中省其北字高頤作北部府丞而題闕省其部字馮緄之右郎中署字于文亦省此侍字之下必有漫滅之文為貼碑者所翦其右有

光和三年四小字 隸續

光和三年立 漢隸字原

馮使君墓闕銘

右漢馮使君墓闕銘云故尚書侍郎河南京令豫州

刺史馮使君神道按漢書馮緄傳緄父煥安帝時為幽州刺史而馮緄碑亦云幽州君之元子此字在宕渠緄墓前雙石闕上知其為煥也金石録

永樂少府費君闕銘

右漢永樂少府費君闕銘按漢書桓帝母孝崇匽皇后居永樂宮和平元年詔置太僕少府如長樂故事其後靈帝母孝仁董皇后亦居是宮歐陽公集古録引章懷太子注云漢官儀長樂少府以宦者為之則

費君蓋亦宦者也余以漢史及刻考之當時三公如陳球劉寛皆嘗為此官非獨一人盖自西漢以來太后皇后宮屬如大長秋之類皆參用士人然則漢官儀以為止用宦者為之盖其闕漏而集古録遂以費君為宦者亦未必然也金石録

後漢人闕銘其一曰永樂少府賈君闕其一曰雒陽令王君闕二者皆不知為何人按漢書桓帝母孝崇匽皇后居永樂宮和平元年詔置太僕少府如長樂

故事又按顔師古注地理志曰魚豢云漢火行忌水故去洛水加佳師古謂光武以後始改為雒然則二人者皆後漢時人也又按漢官儀長樂少府以宦者為之則賈君者盖亦宦者也集古録

漢故永樂少府將作賈君之闕碑為篆書而將作下二字鈌不可識集古録目

益州太守楊宗墓闕銘

右楊宗墓闕銘在蜀中凡十六大字云漢故益州大

守楊府君諱宗字德仲墓闕汝陽李長茂爲蜀使者

罷歸以此本見遺長茂名公年東州善士以畫山水

著稱者 金石錄

益州太守高頤二闕

漢故益州大守武陰令上計史舉孝廉諸部從事高頤

字貫方

漢故益州大守陰平都尉武陽令北府丞舉孝廉高府

君字貫 闕一字

右益州太守高頤二闕今在雅州高頤字貫方有墓碑載其歷北部府丞廣漢屬國都尉益州太守以獻帝建安十四年卒碑石淪碎官不盡見此兩闕一有高君名字一不稱名而字闕其一予所見六十年前石刻貫字之旁刻云缺一字近世所見乃有以先字補之者此一闕雖無頤之名而陰平北府皆見之碑誌可據則兩者皆高頤之闕也漢志緣邊屬國無陰平惟廣漢有陰平道前書注陰平云北部

都尉治墓闕所以書廣漢爲陰平者指其理所

也隸釋

鉅鹿太守金君闕

右鉅鹿太守金君闕七字今在蜀道不知其人也隸釋

右雲安軍漢隸字原

不其令董恢闕

漢故不其令董君闕

右不其令董君闕碑録云濟州任城有童恢墓雙石

闕字一云童恢琅邪人一云漢故不其令童君東漢
循吏有童恢傳注云謝承書作僮种兩姓異同史氏
固有所疑矣初未嘗見此闕遂以董為童與宗均相
類當以碑為正前書地里志不其屬琅琊注云其音
基范史王景傳云八世祖琅邪不其人郡國志東萊
郡有不期侯國故屬琅邪邪恢宰邑有異政為青州所
舉則恢為令時不其已不隷瑯邪矣志作不期誤也
傳云恢字漢宗瑯邪姑幕人辟公府除不其令舉尤

異遷丹陽太守暴疾卒其為令在楊賜罷相之後則恢蓋孝靈時人也但恢嘗守丹陽而闕不書者或是如王稚子之類有兩闕而互見之歟此闕刻一冢冢上三物植立若木葉然二男子拜于前其後有一婦人二稚子又有六婦人魚貫于後冢旁有一大樹其下有一馬立於木下及馬後者各一人馬前有數物如雞鶩之狀者 隸釋

不其令董君闕在濟州或云雙闕一云童恢瑯邪人

漢隸字原

集韻董艸名董正也督也通作董二字蓋通用衛彈碑以府丞董察通作董仝上

高直闕

漢故高君諱亶字文玉

右高直闕九字今在蜀中字畫甚不工漢人題墓有云神道者有云墓道者有云闕者惟高頤及高直但書姓名字爾隸釋

貞女羅鳳墓闕

漢貞女羅鳳墓六字筆勢甚清逸頗類景謁者墓表

字之上以朱爵為額蓋墓闕也隸續

瑯琊相王君墓闕銘

武陰令高君墓闕銘

車騎將軍闕銘

小黃令徵試博士墓闕銘

陽都長徐君冢闕銘

以上諸碑皆無歲月或殘缺金石錄

漢沛相劍門范史墓闕文

在劍州梓潼縣東墓前字不甚多記名目而已天下碑録

上庸長闕文

在德陽縣靈龕鎮天下碑録

丁房闕

在臨江縣其刻漫滅有漢丁房等字尚可認輿地碑目

縣竹令王君神道

廣漢縣𠦃令王君神道

右縣竹令王君神道九字微雜篆體縣字作𦥑下木略與縣字相混故趙氏誤作廣漢縣令而謂其借㕘為令也歐陽公博收竝蓄顧弗深考姓名字畫多有誤讀者德父治郡之餘專意金石刻辨證亦在精確獨此碑為可笑爾 隸釋

右廣漢縣令王君神道建寧元年十月造縣令字作㕘漢人淳質文字相近者多假借用之如縣令字人

所常用而尚假借何耶金石録

建寧元年立在涪州金石録誤以緜字為縣字又以竹字合令字為苓又合劉讓閣道題字為一碑漢隸字原

蜀郡太守任君神道

右漢蜀郡太守任君神道九字字畫壯偉然不著名字鄉里歲月莫詳其為何人也金石録

蜀郡屬國都尉王君神道

右漢王君神道在南陽云漢故蜀郡屬國都尉王君

神道封陌按酈道元注水經濟水南道側有二石樓制作精妙題言蜀郡太守姓王字子雅南陽西鄂人有三女無男而家累千金父没當葬三女各出錢五百萬一女築墓二女建樓今此碑後有唐向城令張瓘之撰孝女雙石樓記所書與水經注合惟水經誤以都尉為太守耳瓘之記天寶七載建別録于後金石録

交趾都尉沈君二神道

漢謁者北屯司馬左都侯沈府君神道

漢新豐令交阯都尉沈府君神道

右交阯都尉沈君二神道今在渠山軍其上各刻朱雀其形相向知此蓋是一人猶王稚子闕盡書其所歷官也其下又刻龜蛇虎首所畫甚工此字及馮煥王稚子闕皆是八分書張懷瓘所謂作威投戟騰氣揚波者也 隸釋

益州太守楊宗墓道

漢故益州太守楊府君諱宗字德仲墓道

右益州太守楊宗墓道十六大字今在西州

清河相張君墓道

清河相弘農太守張君墓下闕一字

右清河相張君墓道一碑甚大其中但存此數字惟河相弘農君五字點畫具爾漢人用字有假借者有通用者有奇古者有變易偏旁及減省者隸釋皆已表出其間點畫小異尋文而可識者皆不復釋如此

碑農上安西之類是也顏之推論揖下無耳鼓外設皮離則配禹㚔分澤外咸以世俗為非今隸字皆然蓋各是一家之書不可拘以古法也其詳已類之隸韻略舉數字于此平聲則窂牢霊靈通通濡濡遷遷上聲則嚮嚮覧覽秉秉啓啓典典去聲則據據齋齋盇孟驗驗辟辟入聲則術術屬屬隲陟㥩惻壼壹凡巍字山皆在下魏字却有山在上者惟字皆從心獨尚書從系爾　隸釋

上庸長司馬孟臺神道

故上庸長司馬君孟臺神道

右上庸長司馬孟臺神道石文皴剝而字札甚精漢人所作墓闕神道者第欲表封陌限樵牧爾非若鐫過實之辭有意乎欺誑來世也 隷釋

在漢州復齋碑目作上庸長闕墨寶云上庸長司馬孟臺神道 漢隷字原

韋氏神道

韋氏神道

右韋氏神道石文中斷似若韋氏爾隸釋

在均州漢隸字原

征南將軍劉君神道

有漢征南將軍劉君神道十字大小與王稚子闕相類而剛勁過之惟後兩字刓損兩漢雜號將軍掌征伐背叛事訖則罷不常置也唐杜佑云四征興于漢代四安起于魏初四鎮通于柔遠四平止于喪亂在

光武時岑彭嘗建征南之號矣牛僧孺玄怪録載盧
公漁為明州刺史時有盜發征南劉將軍墓者蓋在
明之翁山縣其官氏偶同非此劉君也 隷續

侍中楊文甫神道

漢侍中楊文甫之神道字體略與馮幽州闕相似必
西州所刻者 隷續

漢故原武典農高府君之神道

在汲縣東北五十里二石柱上 寰宇記

漢平楊府君叔神道

在綿州八字字為一紙蓋刻於石闕椽首墨寶云平楊必姓名如建平太守之類叔其字也隸釋止載平楊府君叔六字漢隸字原

涪陵太守龐宏神道

兩行十一字今在資州隸續

汝南上蔡令神道

在閬州蜀人謂之汝南令闕漢隸字原

逢府君墓石柱篆文

右漢逢府君墓石柱篆文云漢故博士趙傅逢府君神道唐李利涉編古命氏北海逢氏有名絲字子纚者為漢趙王傅其孫萌不仕王莽葢前漢時人今逢君北海人又為趙傅疑其是也而濰州圖經北海縣有逢汾墓云汾好學以德義聞徵為博士趙王傅卒門人執衰往者數百葬於寒亭南四里今此篆文既不載其名皆莫可攷然圖經所載逢君事首尾甚詳

不知何以知其名汾必別有所據又疑緜與汾兩人前後皆嘗為趙王傳未可知也故并載之以俟知者

金石錄

張賓公妻穿中二柱文

維兮本造此宦者張賓公妻子偉伯伯妻孫陵在此右方曲内中

維兮張偉伯子長仲以建初二年六月十二日與少子封元俱下世長子元益為之祖父窆中造内棲柱佗崖

棺葬父及弟叔元

右張氏穿中記土本張賔公之妻之穴也其子偉伯及偉伯妻與其孫陵皆祔葬右方曲内中故志之其一則偉伯之孫元盃葬其父長仲并弟叔元所志也維兮猶烏呼之類其間云建初三年則章帝年號也字古而拙在會稽都尉路君闕之後着州李治中云武陽城東彭亡山之巔耕夫劚地有聲尋罅入焉石窟如屋大中立兩崖崖柱左右各分二室左方有破

瓦棺入泥中右方三崖棺泥穢充仞執燭視之得題識三所一在門旁為土所蝕僅存其上十許字穿中沙石不堅數日間觀者揩摩悉皆漫滅其二在兩柱前稍高故可拓時紹興丁丑年也上距建初丁丑千八十有一年隸釋

司徒甄邯墓石

張永常開玄武湖遇古冢有一石銘大司徒甄邯之墓南史何承天傳

中令楊暢墓碣

在嘉州夾江縣東南古賢鄉天下碑録

刺史李項碣

在綿州巴西縣今在開元寺文字磨滅天下碑録

馬融墓碣

在什邡縣字有磨滅今亡天下碑録

張翼碣

在綿州東四十步天下碑録

江原長進德碣

君諱兟字進德故蜀郡江原長延熹三年五　孟彥造作

右江原長碣有名字而不知其姓似闕非闕似碑非碑其文由左而右其下刻一怪獸之首若虎而有角

碑今在蜀州江原縣隸釋

羅含誌

在耒陽縣南四里天下碑録

羅訓墓誌

在衡州耒陽縣南六十里天下碑錄

陽朔甎字

右漢陽朔磚字云尉府壺壁陽朔四年正朔始造設已所行者字畫奇古西漢文字世不多有此字完好可喜然所謂尉府壺壁又云已所行者莫曉其為何等語金石錄

尉府靈壁甎文四行十二字成帝陽朔四年造而西

漢字見於彜器者皆是篆文此甎分行作碁局大眼數字略有隸體與會稽路都尉闕頗相類趙德夫云士大夫考正前代遺字其失常在好奇孔子曰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闕如也予謂建元名年不止西都有之鄭三岔闕全是晉人筆札趙乃定為武帝時碑深誤後學闕如之戒若何資州重刻燕然銘自竇憲之後誰曾再登此山若當時椎拓者無緣留到今日兼東都之初石刻未如此齊整一見可知其偽隸續

五鳳二年殘字

此石金高德裔修孔廟掘得之太子釣魚池中池在靈光殿基南三十步太子者景帝子劉餘封魯故俗以太子呼之也石曰五鳳二年宣帝號也又曰魯三十四年德餘以為餘孫孝王時也又曰六月四日成者必當時創建或鑿池而記其成功之日也西漢石刻傳者極少此字簡質古樸存之以示後人石墨鐫華

魯孝王刻石八分書高德裔記曰魯靈光殿基西南

三十步有池明昌二年詔修孔子廟匠者於池中得此石其文曰五鳳二年魯三十四年六月四日成今在孔子廟中　五鳳二年者漢宣帝有天下之年也魯三十四年者魯孝王有國之年也上書天子大一統之年而下書諸侯王自有其國之年此漢人之例也三代之時侯國之為史者則但書本國之年而不書天子之年春秋隱公元年者何自魯人書之也秦誓十有三年者何自周人書之也金石文字記

居攝墳壇刻石

右居攝墳壇刻石二其一云上谷府卿墳壇其一云祝其卿墳壇皆居攝二年三月造上谷郡名祝其縣名不知所謂府卿與縣卿爲何官蓋自王莽居攝官名日易故史家不能盡紀其曰墳壇者古未有土木像故爲壇以祀之兩漢時皆如此金石錄

貟石銘

建德校尉王和掘得貟石銘曰律權石重四鈞同律

度量衡有新氏造參軍續咸曰王莽時物也晉書載記石勒傳

扈君瓡

扈君甲瓡其文云持節使者北宮衛令扈君千秋之宅建武二十八年五日丙午工李邑作

乙瓡其文云北宮衛令扈君萬秋宅皆篆文

漢北宮衛士令秩六百石以長歷考之是歲壬子下到今淳熙壬寅一千一百二十載矣盧浦筆記

謝君甎

謝君甎其文云元和三年五月甲戌朔謝君久造此墓

按元和之號惟漢章帝唐憲宗有之憲宗之三年其

五月則壬午朔也而此甲戌其為漢隷不疑蘆浦筆記

范君甎

范君甲甎其文云啫痛明時仲治無年結僤學孳履踐

聖門智辯賜張缺嗚孔言寬愽缺約性能淵泉帶徒千

人行無遺愆

乙甎其文云德積未報昌尤乾以茂而不實顏氏暴顛非獨范子古今皆然相貌覩形列畫諸先設生有知豈復恨焉

漢范皮闕旁耕者嘗獲巨甎二皆為當路取去惟拓本傳於好事之家乙甎僅存此范君墓中之銘晁錯傳公卿言鄧先師古曰鄧先猶言鄧先生也列畫諸先者豈非墓中列畫古賢士如武梁石室之類耶先儒謂謝朓始為誌銘此可證其誤　曩於周益公坐

間出示漢五甎皆得於建州梓潼縣因記其文公亦書於後併録之蘆浦筆記

梓潼城甎

梓潼城甎其文云梓潼城

篆文皆交一甎之重至十觔歲月雖無所稽然字畫勁奇決非近古所能作者蘆浦筆記

永平甎文

四行九字云永平八年七月廿日作隸續

汝伯寧甎文

八行行四字建初三年作隷續

曹叔文甎文

八行十八字建初七年作隷續

章和石記

章和二年金石録

永元十六字

在永康軍蔡追刻記云在范功平磨崖碑之西五十

餘步去地數寸蔡迨得磨崖後十日其子武仲始見此十六字而摹之復齋碑目作永元六年攻石題漢漢隸字原

永初甎文

永初元年作漢隸字原

延年益壽樽字

延年益壽樽文三行十八字今在蜀中安帝永初七年造謂之萬歲延年益壽樽當是壽冢中所刻如梁

相孔耽碑之類建初中曹叔文汝伯寧甎皆有萬歲舍之文恐彼亦是壽藏之物隸續

永初官鑿文

永初七年作省人掘武陽故城得之漢隸字原

永建刻銘

元祐二年永城下得石如豐碑其上刻銘曰永建六年五月廣川書跋

後漢天禄辟邪字

右漢天祿辟邪四字在宗資墓前石獸膊上按後漢書宗資南陽安衆人也今墓在鄧州南陽界中墓前有二石獸刻其膊上一曰天祿一曰辟邪余自天聖中舉進士往來襄鄧間見之道側迨今三十餘年矣其後集録古文屢求於人不能致尚書職方員外郎謝景初家於鄧為余模得之然字畫訛缺不若余見時完也按黨錮傳云資祖均自有傳今後漢書有宋均傳云南陽安衆人而無宗均傳疑黨錮傳轉寫宋

為宗爾蜀志有宗預南陽安衆人豈安衆當漢時有宗宋二族而字與音皆相近遂至訛謬耶史之失傳如此者多矣集古録

右漢天禄辟邪字在南陽宗資墓前石獸膊上歐陽公集古録按黨錮傳云資祖均自有傳見章懷太子注今後漢書有宋均傳云南陽安衆人而無宗均傳疑黨錮傳轉寫宋為宗爾蜀志有宗預南陽安衆人豈安衆當漢時有宗宋二族而字與音皆相近遂至訛謬耶

此說非是余按後漢書均族子意傳云意孫俱靈帝
時為司空而靈帝紀建寧四年書太常宗俱為司空
注云俱字伯儷南陽安衆人延熹二年書司空宗俱
薨又姓苑載南陽安衆宗氏云後漢五官中郎將伯
伯子司隸校尉河内太守均均族兄遼東太守崇崇
子司隸校尉意意孫司空俱元和姓纂所書亦同則
均姓為宗無可疑者當章懷太子為注及林寶撰姓
纂時尚未差謬至後來始轉寫為宋爾余既援據詳

審遂於家蔵後漢書均列傳用此說故述云金石録

鄧州南陽北有東漢太守汝南宗資墓墓列二獸其高八尺角而鱗分鬣曳尾過壯大左曰天禄右曰辟邪皆刻膊上字不盡為隸法蓋篆之變也漢自光和後碑盡為隸至書其額或作篆亦時有焉大體皆為偃波勢而此石所書獨多篆法知漢隸之有如此者以篆尚存也按書志桃拔一名符拔似鹿長尾一角為天禄兩角為辟邪無前角者為浮都禄又為鹿傳

曰辟邪應瑞之獸也五色光煇長尾善知星變故其見于時著瑞應也封氏曰秦漢以來帝王陵前有麒麟辟邪象馬之屬人臣墓刻石虎羊以為儀衛其在唐有制然資以御史中丞而墓刻辟邪蓋漢無此制也昔交趾獻獸麟首一角而肉鱗當時不能識其後沈括察其形謂是天禄然當時所獻無鱗甲五色但皮肉隱鱗不說長尾末得便為天禄也廣川書跋

种氏石虎刻字

种氏石虎刻字光和七年四月五日巳丑孝子种覽玄傅所造趙氏得漢代兩墓石獸髆上字宗資天禄辟邪是篆文州輔二獸所刻予訪之未獲隸續

交阯刺史石羊字

在郴州止五字刻於墓道石羊髆上漢隸字原

五君桮柈文

宣和殿藏碑録為漢碑名曰真人五君石樽刻石與四老神祚機刻石同帙漢隸字原

武氏石室畫像

右漢武氏石室畫像五卷武氏有數墓在今濟州任城墓前有石室四壁刻古聖賢畫像小字八分書題記姓名往往贊於其上文詞古雅字畫遒勁可喜故盡録之以資博覽金石録

武梁祠堂畫像

伏戲倉精初造工業畫卦結繩以理海内

祝誦氏無所造為未有者欲刑罰未施

神農氏因宜教田辟土種穀以振萬民

黃帝多所改作造兵闕三字裳立宮宅

帝顓頊高陽者黃帝之孫而昌闕二字子

帝俈高辛者黃帝之曾孫也

帝堯放勲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

帝舜名重華

夏禹長於地理闕一字泉闕一字陰隨闕二字退為肉刑

夏桀自伏羲至夏桀是一段

管仲　齊桓公　曹子卦栢　魯莊公

闕一字　侍郎闕一字　專諸炙魚刺敌吳王　吳王

荆軻　樊於其頭　秦武陽　秦王 自管仲至秦王是一段

闕二人名　豫讓殺身以報知已　闕一人名

齊王　無鹽媿女鍾離春 自豫讓至無鹽是一段

梁高行　奉金者　使者

闕一人名　胡妻　秋胡

義姑姊　姑姊兒　衛將軍 自梁高行至衛將軍是一段

闕一人名　使者

長婦兒　梁節姑姊　捄者　姑姊其室失火取兄子往輙得其子赴火如亡示其誠也

闕二人名　後母子　前母子　齊繼母

京師節女　怨家攻者自使者至怨家攻者是一段

藺相如趙臣也奉璧於秦　秦王

范且　闕二人名自藺相如至范且是一段

曾子闕二字　孝呂通神明貫感闕　祇著乎朱方後世凱式

闕二字無綱

子騫後母弟　子騫父　閔子騫闕一字　母居喪闕一字　移

子騫闕寒御闕一字　失闕一字

老萊子楚人也事親至孝衣服斑連嬰兒之態令親有

驩君子之孝道大焉　萊子母　萊子父

丁蘭二親終後立木為父鄰人假物郭乃借與自曾子至丁蘭

是伏戲下一段

霚士　縣功曹是豫讓下一段

闕一人名　揄母

渠父　邢渠哺父

𥙷父　董𥙷千乘人也

章孝母　朱明　朱明弟　朱明妻

李氏遺孤　忠孝李善

休屠像　騎都尉自揄母至騎都尉是梁高行下一段

闕一人名

義漿羊公　乞漿者

湯父　魏湯字闕一

孝字闕一　葬字闕一者

孝孫　孝孫字闕一父自羊公至孝孫父是梁節姑下一段

右武梁祠堂畫像爲石凡六其五則横分爲二梁高行閵相如二段又廣於它石所畫者古帝王忠臣義士孝子賢婦各以小字識其旁有爲之贊文者其事則史記兩漢史列女傳諸書合百六十有二人有標題者八十七人其十一人磨滅不可辨又有鳥獸草

木車蓋器皿屋宇之屬甚衆水經云金鄉有司隷校尉魯恭冢冢前有石祠自書契以來忠貞孝子貞婦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形像皆刻之四壁今此碑無闕里聖賢知其非魯君石祠中物也又云鉅野有荆州刺史李剛墓其石室三間四壁雕刻為君臣官屬龜龍麟鳳之文飛禽走獸之像今此碑不畫四靈又知其非李剛石壁也趙德夫雖云嘗得魯君石室所刻而題其所藏碑則云武氏石室畫像其説云武氏有

數墓在濟之任城墓前有石室四壁刻古聖賢像趙
君東人當知其實而不能辨此畫為武氏誰人家前
者金鄉鉅野皆隸山陽與任城接境必是東州仟壟
當時競有此製予案任城有從事掾武梁碑以威宗
元嘉元年立其辭云孝子仲章季章季立孝孫子僑
躬脩子道竭家所有選擇名石南山之陽擢取妙好
色無斑黃前設壇墠後建祠堂良匠衛改雕文刻畫
羅列成行攄騁技巧委蛇有章似是謂此畫也故予

以武梁祠堂畫像名之後之人身履其壤會能因斯言以求是先儒說三皇五帝者不一太史公釆大戴禮譽少昊而不録經傳皆云帝顓之後黎為祝融蓋高辛之火正也惟莊子以祝融氏與戲農赫胥同辭白虎通既依史記五帝之序遂以羲農祝融為三皇至論五行則又以祝融為南方之神初非通論此碑以祝誦為祝融而介於戲農之間則白虎通之說也帝王世紀稱上古聖人牛首蛇身之類亦猶孔子四

十九表所謂龜脊虎掌世之言相者有犀形鶴形之比也俗儒作圖譜遂有真為異類之狀者此碑所畫伏戲自要以下若蛇然亦非也隸釋

碑以樊於其為樊於期秦武陽為秦舞陽媿女為醜女凱式為楷式斑連為斑斕者即嗜字卦即劫字泒即嶷字巍即魏字仝上

在建康府治紬書閣諸道石刻錄

武梁祠堂畫像在濟州刻古帝王忠臣義士孝子賢

婦名以小字識其傍或有為之贊者凡百六十有二人其石六其五則横分為二金石録作武氏石室畫像漢隸字原

伏尉公墓中畫像

在資州内江縣蜀人謂之燕王墓人物未知何据隸釋云漢碑書太尉太守太字皆無點字書有伏字與太同音注云漢中池名从人从犬則是倚伏之伏此碑所云伏尉者即太尉公也漢隸字原

雍邱令残畫碑

雍邱令残畫像其標皆已磨滅獨存泰山為雍邱令一榜六字所謂泰山者疑是稱其所終之官其書法亦猶朱浮碑云府君作令時之比此畫形制甚類朱君者但作一旁行則與之不類又人馬之形貌亦不類駕車各以一馬凡車之上有盖乘車者之後有一人爲其御也惟第七車無盖而御者執斧其次則導者二人各執其物有如箭者次二人乘馬次導者又

二人然後至所謂雍邱令之車次二人乘馬從之復
有一車惟見其馬與車之半輪餘則缺矣此刻及朱
浮畫乃是寫其平生車騎之容納之幽穸者亦塗車
芻靈之意後世神祠佛刹中圖畫于廊廡間有此類
者隸續

六藝之一録卷五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六藝之一録卷五十五

錢唐倪濤撰

石刻文字三十一

魏受禪碑

維黄初元年冬十月辛未

皇帝受禪於漢氏上稽儀極下考前訓書挈所録帝王遺事義莫顯於禪德美莫盛於受終故書陳納于大麓傳稱歷數闕　是以降世且二百年幾三千堯舜之事

復存于今允皇代之上儀帝者之高致也故立斯表以
昭德闕義焉
皇帝體乾剛之懿姿紹有虞之黄裔九德既該欽明文
塞齊光日月材兼三極及嗣位
先皇龍興饗國撫柔烝民化以醇德崇在寛之政邁愷
悌之教宣重光以照下擬陽春以播惠開禁倉散滯積
家臣闕五字之錫衆兆陪臺蒙賙餼之養興遺勲繼絶世
廢忘之勞獲金爵之賞襁褓之孤食舊德之禄善無微

而不旌功無細闕五字戎士哀矜庶獄罷戍役焚丹書囹
圄虛靜外無曠夫玄澤雲行罔不沾渥若夫覆載簡易
剛柔允宜乾坤之德陰陽闕六字類育物奮庸造化之道
四時之功也寬容淵嘿息洽羣黎皇猷之質堯舜之姿
也孜孜業業邁德濟民伯禹之勞闕五字叡智神武料敵
用兵殷湯之畧周發之明也廣大配天地茂德苞衆聖
鴻恩洽於區夏仁聲播於八荒雖象闕所闕六字和而來
王是以休徵屢集和氣烟熅上降乾祉下發坤珍天闕

啓閶四靈具臻涌醴横流山見黄人所以顯受命之闕五字之期運也其餘甘露零於豐草野蠶繭於茂樹嘉禾神芝奇禽靈獸窮祥極瑞者朞月之間蓋七百餘見自金天以闕五字嘉祥之降未有若今之盛者也是以漢氏睹歷數之去已知神器之有歸稽唐禪虞紹天明命釐嬪二女欽授天位

皇帝謙退讓德不嗣至于再至于三於是羣公卿士僉曰

陛下聖德懿侔兩儀皇符昭晰受命咸宜且有熊之興地出大螻夏后承統木榮冬敷殷湯革命白狼銜鉤周武觀闕五字方之今日未足以喻而猶以一至之慶寵神當時紹天即祚負扆而治況於大魏靈瑞若茲者乎蓋天命不可以辭闕五字以意距大統不可以久曠萬國不可以無主宜順民神速承天序於是

皇帝乃回思還慮旁觀庶徵上在璿機筮之周易卜以守龜龜筮襲吉五反靡違乃覽公卿之議順皇天之命

練吉日闕四字唐典之明憲遵大鹿之遺訓遂於繁昌築
靈壇設壝宮跱圭璧儲犧牲延公侯卿士常伯常任納
言諸節岳牧邦君虎闕四字匈奴南單于東夷南蠻西戎
北狄王侯君長之羣入自旗門咸旅於位
皇帝乃受天子之籍冠通天襲衮龍穆穆皇皇物有其
容上公策祝燔燎棫樸告類上帝望秩五岳烟于六宗
徧于羣神闕三字晏祥風來臻乃詔有司大赦天下改元
正始開皇綱闡帝載殊徽幟革器械脩廢官班瑞節同

律量衡更姓改物勒崇垂鴻創闕作則永保天祿傳之
罔極
碑以挈為契以烟煴為絪緼以烟于六宗為禋于
六宗
右魏受禪表篆額在潁昌亦曰鍾繇書所謂表者蓋
表揭其事非表奏之表也碑云黃初元年十月辛未
受禪於漢漢紀作乙卯魏志作十一月庚午裴松之
注所載甚詳蓋是月十三日乙卯漢帝使張音奉璽

綬詔册禪位於魏魏王辭者三及漢册四至乃以二十九日辛未升壇受命碑之所載是也水經云繁昌城内有三臺人謂之繁昌臺壇前有二碑其後六字生金論者以為司馬金行故曹氏六世遷魏而事晋此盖附會符命之談也隸釋

黄初元年以頴隂之繁陽亭為繁昌縣城内有三臺時人謂繁昌臺壇前有二碑昔魏文帝禪于此自壇而降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故其石銘曰遂於繁昌

築靈臺也於後其碑六字生金論者以為司馬金行
故曹氏六世遷魏而事晉也水經注
魏受禪表王朗文梁鵠書鍾繇鐫字謂之三絶劉禹錫嘉話

右魏受禪碑世傳為梁鵠書而顏真卿又以為鍾繇
書莫知孰是按漢獻帝紀延康元年十月乙卯皇帝
遜位魏王稱天子又按魏志是歲十一月葬士卒死
亡者猶稱令是月丙午漢帝使張愔奉璽綬庚午王

升壇受禪又是月癸酉奉漢帝為山陽公而此碑云
十月辛未受禪於漢三家之說皆不同今據裴松之
注魏志備列漢魏禪代詔冊書令羣臣奏議甚詳蓋
漢實以十月乙卯策詔魏王使張愔奉璽綬而魏王
辭讓往返三四而後受也又據侍中劉廙奏問太史
令許芝今月十七日己未可治壇場又據尚書令桓
階等奏云輒下太史令擇元辰今月二十九日可登
壇受命蓋自十七日己未至二十九日正得辛未以

此推之漢魏二紀皆謬而獨此碑爲是也漢紀乙卯
遜位者書其初命而略其辭讓往返遂失其實爾魏
志十一月癸卯猶稱令者當是十月衍一字爾丙午
張愔奉璽綬者辭讓往返容有之也惟庚午升壇最
爲繆爾癸卯去癸酉三十一日不得同爲十一月此
尤謬也禪代大事也而二紀所書如此則史官之失
以惑後世者可勝道哉集古錄
隸書不著書撰人名氏世傳以爲鍾繇書或以爲梁

鵠書魏文帝黃初元年為壇於繁昌以受漢禪碑不著所立年月在魏文帝廟中集古錄目

延康元年獻皇帝詔張愔持節奉璽綬禪位於魏丕即築壇受禪顧羣臣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乃立二碑此其一也碑後六字生金說者以為司馬金行故曹氏六世遷魏而事晉嘉話錄云此碑王朗文梁鵠書鍾繇鐫時稱三絕書斷則謂元常八分入妙魏受禪碑為最直言鍾元常未知孰是近時士大夫學隸

者多學此碑余謂捨石經而學此碑如學畫虎此可
與知音者道集古後錄
梁詰書黃初元年許州金石略
此傳是司徒王朗文梁鵠書太傅鍾繇刻石謂之三
絕碑又云即鍾繇書亦未有的據然謂爲鍾書者出
顏魯公言或不妄隸法大都與勸進碑同王元美曰
以太傅手腕使書前後出師表刻七尺珉不遂與日
月照映哉但其文與事海内士所指而唾罵者寶玩

不忍釋手孰謂書一藝也又曰余始喜明皇泰山銘見此而悅然自失也漢法方而瘦勁而整寡情而多骨唐法廣而肥媚而緩少骨而多態漢如建安唐如三謝時代所壓故自不得超也此語得評書三昧并識之 右墨鐫華

右受禪表上尊號奏皆元常梁鵠妙迹學書者自此求之而遡乎中郎可全見古人面目矣 玄牘記

書法同勸進雖小遠漢人雍雍雅度衫履自適亦復

矯矯昔莽篡位匈奴猶感漢恩不拜新室印至操碑
稱南單于諸國皆服或出矯詐若果爾則操奸更出
莽上 金石史

魏公卿上尊號奏

相國安樂鄉侯臣歆大尉都亭侯臣詡御史大夫安陵
亭侯臣朗使持節行都督督軍車騎將軍闕臣仁輔
國將軍清苑鄉侯臣若虎牙將軍南昌亭侯臣輔輕軍
將軍都亭侯臣忠冠軍將軍好時鄉侯臣秋渡遼將軍

都亭侯臣桑衛國將軍明亭侯臣洪使持節行都督督
軍鎮西將軍東鄉侯臣真使持節行都督督軍領揚州
刺史征東將軍安陽鄉侯臣休使持節行都督督軍征
南將軍平陵亭侯臣尚使持節行都督督軍徐州刺史
鎮東將軍武安鄉侯臣霸使持節左將軍中鄉侯臣郃
使持節右將軍建鄉侯臣晃使持節前將軍都鄉侯臣
遼使持節後將軍華鄉侯臣靈匈奴南單于臣京奉常
臣貞郎中令臣洽衛尉安國亭侯臣昱太僕臣優大理

東武亭侯臣繇大農臣霸少府臣林督軍御史將作大
匠千秋亭侯臣照中領軍中陽侯臣楙中護軍臣陟屯
騎校尉都亭侯臣祖長水校尉關内侯臣淩步兵校尉
關内侯臣福射聲校尉關内侯臣質振威將軍湟鄉亭
侯臣題征虜將軍都亭侯臣觸振武將軍尉猛亭侯臣
當忠義將軍樂鄉亭侯臣生建節將軍平樂亭侯臣圃
安衆將軍元就亭侯臣神翼衛將軍都亭侯臣衢討夷
將軍成遷亭侯臣慎懷遠將軍關内侯臣巽綏邊將軍

常樂亭侯臣後安夷將軍高梁亭侯臣曷奮武將軍長安亭侯臣豐武衛將軍安昌亭侯臣褚等稽首言臣等前上言漢帝奉天命以固禪羣臣因天命以固請而陛下違天命以固辭臣等頑愚猶知其不可況神祇之心乎宜蒙納許以福海內欣戴之望而丁卯制書詔臣等曰

闕五字魏志云以德則孤不足以時則虜未滅若以羣賢之靈得保首領終君魏國於孤足矣若孤者胡足以辱四海至乎天瑞人事皆闕

先王聖德遺慶孫何有焉是以未敢聞命臣等伏讀詔書於邑益甚臣等聞易稱聖人奉天時而論曰君子畏天命闕五字魏志云天命有去就然後帝者有禪代是以唐之禪虞命以在爾虞之順唐謂之受終堯知天命去已故不得不禪舜知歷數在躬故不闕五字魏志云敢不受不得不禪奉天時也不敢不受畏天命也漢朝雖承季末陵遲之餘猶務奉天命以則堯道是以願禪帝位而歸二女陛下正於大魏受命之初抑虞夏之達節尚延陵之讓

體所枉者大所直者小所詳者輕所略者重中人凡士闕二字魏志云猶為陛下陋之歿者有靈則重華必忿憤於蒼梧之神墓大夏必鬱悒於會稽之山陰

武王必不悅於

高陵之玄宮矣是以臣等敢以死請且漢政在奄宦祿去帝室七世矣遂集矢石于其宮殿而二京為之邱墟闕七字魏志云當是之時四海蕩覆天下分崩

武王親衣甲而冠冑沐雨而櫛風為民請命則活萬國為世撥亂則致昇平鳩民而立長蘖官而置吏元（闕四字魏志云元無過罔）於（闕五字魏志云前業而始有）造於華裔陛下即位光昭文德以翊武功勤恤民隱視之如傷懼者寧之勞者休之寒者以煖飢者以充遠人以德服（魏志云恩復）寇敵以（闕三字魏志云恩降邁）恩種德光被四表稽古篤睦茂于放勳網漏吞舟裕于周文是以布政未朞人神並和皇天則降甘露而臻四靈（闕三字魏志云后土則）挺芝（闕二字魏志云）

草而吐醴泉虎豹鹿莬咸素其色雉鳩燕爵亦白其羽連理之木同心之瓜五采之魚珍祥瑞物雜遝於其間者無不畢備（闕一字魏志曰古）人有言微（闕一字魏志云禹）吾其魚乎微大魏則臣等之白骨既交橫於曠野矣伏省羣臣內外前後章奏所以陳敘

陛下之符命者莫不條河洛之圖書授天地之瑞應因漢朝之款誠宣萬方之景附可謂信矣著矣（闕）矣裕矣高矣邵矣（闕二字魏志云三王）無以及五帝無以加民命之懸於

魏邦民心之繫於魏政世有餘年矣闕一字魏志曰此乃千世時至之會萬載壹遇之秋達節廣闕三字魏志云度宜昭於闕三字魏志云斯際拘攣狹闕一字魏志此一句云拘牽小節不施於此時久稽天命罪在臣等輙營壇場具禮儀擇吉闕一字魏志云日昭告昊天上帝秩羣神之禮須禋祭畢闕三字魏志云會羣僚于朝闕一字魏志曰堂議年號正朔服色當所以施行臣謹拜表朝堂臣歆臣詡臣朗臣仁臣若臣輔臣忠臣秋臣桑臣洪臣真臣休臣尚臣霸臣郃臣晃臣遼臣靈臣京臣貞臣洽臣昱臣

優臣繇臣霸臣林臣照臣楙臣陟臣祖臣凌臣福臣質
臣題臣觸臣當臣生臣圃臣神臣衢臣慎臣巽臣俊臣
曷臣豐臣褚誠惶誠懼頓首頓首死罪死罪
右公卿將軍上尊號奏篆額在潁昌相傳爲鍾繇書
其中有大理東武亭侯臣繇者乃其人也曹氏父子
睥睨漢祚非一朝夕勢極事就乃欲追大麓之蹤竊
箕山之節後世果可欺乎又自比嬀汭納漢二女豐
碑至今不磨所以播其惡於無窮也當時内外前後

勸進之辭不一此蓋刻其最後一章魏志注中亦載此文有數字不同非史臣筆削之辭也皆當以碑為正碑自造於華畜之後石理皺剝字蹟晦昧今世所傳者多是前一段爾 隸釋

右魏公卿上尊號表唐賢多傳為梁鵠書今人或謂非鵠也乃鍾繇書爾未知孰是也嗚呼漢魏之事讀其書者可為之流涕也其巨碑偉字其意惟恐傳之不遠也豈以後世為可欺歟不然不知耻者無所不

為乎 集古錄

不著書撰人名氏與受禪壇記同漢既禪位文帝未受魏相國安樂鄉侯華歆等上表勸進 集古錄目

魏百官勸進碑此碑或曰梁鵠書或曰鍾繇書未有的據但隸法遒古非二公不能自是鐘鼎間物也 石墨

鐫華

勸進表或謂是鍾繇書又謂梁鵠書皆未有據視封孔羨碑雖無其矯飾屈强亦無漢人雍雍超逸古雅

之致阿瞞才弋漢鼎書法頗分時代人概以漢隸目之謬矣當時華歆與管幼安齊名表首列歆則其寵冠羣姦一時得意千載蔑唾視遼海滄涼何如九原有知寧無汗顏金石史

公卿上尊號碑八分書拓本殘缺按此文當在延康元年而刻於黃初之後金石文字記

魏尊號奏碑陰

碑云陛下即位光昭文德以翊武功勤恤民隱視者

如傷凡十行刻石碑陰盖尊號奏文多不能盡故刋于碑陰以足之非别碑也石理皺剥世多不傳隷釋載自造華裔之後石理皺剥字跡晻昧謂此碑也復齋碑録

魏大饗碑

惟延康元年八月旬有八日辛未魏王龍興踐阼規恢鴻業構亮皇基萬邦統世忽吳夷之凶暴滅蜀虜之僭逆于赫斯怒順天致罰奮虓虎之校簡猛鋭之卒爰整六軍率匈奴暨單于烏桓鮮卑引弓之類持戟百萬控弦

千隊玄甲曜野華旗蔽日天動雷震星流電發戎備素
辦役不更籍農夫安疇商不變肆是以士有拊髞之驩
民懷惠康之德皇恩所漸無遠不至武師所加無強不
服故寛令西飛則蜀將東馳六旆南徂則吳黨委質二
虜震驚魚爛渚潰將汜舟三江之流方軌邛徠之阪斬吳
夷以染鉞平蜀虜以釁鼓曜天威於遐裔復九圻之疆
宇除生民之災孽去聖皇之宿憤次于舊邑覲釁而動
築壇壝之宮置表著之位大饗六軍爰及譙縣父老男

女臨饗之日陳兵清涂闕慶雲垂覆乃備俚禦整法駕設天宮之列衛乗金華之鸞路達升龍於大常張天狼之威弧千乗風舉萬騎龍驤威靈之飾震曜康衢既登髙壇蔭九增之華蓋處流蘇之幄坐陳旅酬之髙會行無筭之酣飲吉酒波流肴烝陵積瞽師設縣金奏讃樂六變既畢乃陳祕戲巴渝九劒奇舞麗倒衝夹踰鋒上索蹹髙舩鼎緣橦舞輪擿鏡騁狗逐兎戲馬立騎之妙技白虎青鹿辟非辟邪魚龍靈龜國鎮之怪獸瓌變屈

出異巧神化自卿校將守以下下及陪臺隸圉莫不歆
淫宴喜咸懷醉飽雖夏啓均臺之饗周成岐陽之狩髙
祖邑中之會光武舊里之宴何以尚兹是以刊石立銘
光示來葉其辭曰
赫王師征南裔奮靈威震天外吴夷讋蜀虜竄區夏清
八荒艾𦍒舊邦設髙會皇德洽洪恩邁刊金石光萬世
碑以㪍爨為𨍭爨九增為九層均臺為鈞臺𬻉為
蒐

右大饗之碑篆額在亳州譙縣魏文帝延康元年立相傳為梁鵠書碑字有不明者唐大中年亳守李暨再刻故有文可讀漢獻帝建安二十五年正月魏王曹操死其子丕嗣位改元延康魏志云丕以七月甲午軍次于譙大饗六軍是時漢鼎猶未移也丕為人臣而自用正朔刻之金石可謂無君之罪人也武王載西伯神主於軍中者弔民伐罪之師也丕以姦賊之心欲吞吳翦蜀遂攘神器爾操之肉未寒而置酒

高會酣飲無筭金奏間作祕戲畢陳誇辭諛語無所忌憚可謂無父之罪人也士大夫櫝藏其碑者特以字畫之故爾碑云八月至譙而史作七月亦不必多辨也隸釋

譙城東有曹太祖舊宅所在負郭對壥側隍臨水魏書曰太祖作議郎告疾歸鄉里築室城外習讀書傳秋冬射獵以自娛樂文帝以漢中平四年生於此上有青雲如車蓋終日乃解即是處也後文帝以延康

元年幸譙大饗父老立壇於故宅壇前樹碑碑題曰
大饗之碑水經注

右隸書不著書撰人名氏亳州圖經以為梁鵠書魏文帝初即王位將伐吳南行至譙饗軍士耆老於故宅此碑其元年上兩字缺不可見當為延康元年也在亳州魏帝廟中集古録目

右魏大饗碑按魏志文帝以建安二十五年嗣位為丞相魏王改元延康夏六月南征秋七月甲午軍次

於譙大享六軍及譙父老令以碑考之乃八月辛未魏志誤也是時丕方為丞相漢獻帝猶在位雖政去王室已久然操之死纔數月耳丕軍次舊里初無念親之心方與羣臣百姓置酒高會大設伎樂而臣下又相與伐石勒詞夸耀功德更以夏啓周成漢高祖光武為比豈不可為笑也哉金石錄

唐重立大饗碑大中五年亳州刺史李暨以舊文殘缺再刻於石舊碑既斷續不可盡識而此本特完好

故附於其次俾覽者詳焉魏之事跡雖無足取而其
文詞工妙亦不可廢也同上
魏大饗記殘碑隸續云饗借作嚮碑在長安瑤臺寺
謂之鍾繇殘碑姑傳疑以俟知者漢隸字原
魏修孔子廟碑
維黃初元年大魏受命胤軒轅之高蹤紹虞氏之遐統
應歷數以改物揚仁風以作教於是揖五瑞班宗彝鈞
衡石同度量秩羣祀於無文順天時以布化乃緝熙聖

緒昭顯上世追存二代三恪之禮兼紹宣尼褒成之後以魯縣百户命孔子廿一世孫議郎孔羨為宗聖侯以奉孔子之祀

制詔三公曰昔仲尼姿大聖之才懷帝王之器當衰周（闕二字魏志作之末）而無受命之運（闕）生乎魯衛之朝教化乎汶泗之上栖栖焉皇皇焉欲屈己以存道貶身以救世當（闕三字魏志作時三公）終莫能用乃追考五代之禮脩素王之事因魯史而制春秋就大師而正雅頌俾千載之後莫不

采其文以述作卬其聖以成謀咨可謂命世大聖億載之師表者已遭天下大亂百祀隳壞舊居之廟毀而不脩褒成之後絕而莫繼闕里不聞講誦之聲四時不睹烝嘗之位斯豈所謂崇化報功盛德百世必祀者哉嗟乎朕甚閔焉其以議郎孔羡為宗聖侯邑百户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吏卒以守衛之又於其外廣為屋宇以居學者於是魯之父老諸生游士睹廟堂之始復觀俎豆之初設嘉聖靈於髣髴想禎祥之來

集乃慨然而歎曰大道衰廢禮樂滅絕世餘年
皇上懷仁聖之懿德兼二儀之化育廣大苞於無方 闕
恩綸於不測故自受命以来天人咸和神氣烟熅嘉瑞
踵武休徵屢臻殊俗解編髪而慕義遐夷越險阻而來
賔雖大皓遊龍以君世虞氏儀鳳以臨民伯禹命玄宮
而為夏后西伯由岐社而為周文尚何足稱於大魏哉
若乃紹繼徽絕興脩廢官疇咨稽古崇配乾坤允神明
之所福祚宇內之所歡欣也豈徒魯邦而已哉爾乃感

殷人路寢之義嘉先民泮宮之事以為高宗僖公蓋嗣世之王諸侯之國耳猶著德於名頌騰聲乎千載況今聖皇肇造區夏創業垂統受命之日曾未下輿而襃崇大聖隆化如此能無頌乎乃作頌曰

煌煌大魏受命溥將并體黃虞含夏苞商降釐下土上清三光羣祀咸秩靡事不綱嘉彼玄聖有邈其靈遭世霧亂莫顯其榮褒成既絶寢廟斯傾闕里蕭條靡歆靡馨我皇悼之尋其世武乃建宗聖以紹厥後修復舊堂

豐其疊宇莘莘學徒爰居爰處三教既備羣小遄沮魯
道以興永作憲矩洪聲登假神祇來和休徵雜遝瑞我
邦家內光區域外被荒遐殊方重譯搏拊揚歌於赫四
聖運世應期仲尼既没文亦在玆彬彬我后越而五之
並于億載如山之基
右魯孔子廟之碑篆額嘉祐中郡守張稚圭按圖經
題曰魏陳思王曹植詞梁鵠書魏志黃初二年正月
詔以議郎孔羡為宗聖侯奉孔子祀令魯郡脩起舊

廟置吏卒守衛碑云元年而史作二年誤也後漢孔
僖傳注以美為崇聖侯亦誤也文帝履位首能尊崇
先聖刊寫琬琰知所本矣使其果能味素王之言行
六經之道則豈止鼎峙之業而已哉魏隸可珍者四
碑此為之冠甚有石經論語筆法大饗碑蓋不相遠
若繁昌兩碑則自是一家亦有以為鵠書者非也隸釋
碑以烟熅為絪縕終軍傳辮髮作編髮同上
魏黃初二年文帝令郡國修起孔子舊廟置百夫吏

卒朱謀㙔註曰按曹植撰孔羨奉家祀碑云以議郎
孔羨為宗聖侯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
廟置百戶吏卒以守衛之水經注
右不著書撰人名氏字為隸書魏文帝黄初二年封
議郎孔羨為宗聖侯奉孔子之祀詔魯立廟置吏卒
守衛魯人立此頌碑在兗州集古錄目
右魏孔子廟碑按魏志文帝以黄初二年正月下詔
以議郎孔羨為宗聖侯奉孔子之祀及令魯郡修起

舊廟今以碑考之乃黄初元年又詔語時時小異亦當以碑為正金石錄

魏脩孔子廟碑黄初元年立在兖州嘉祐中郡守張稚圭按圖經云陳思王曹植辭梁鵠書漢隸字原

孔子廟記後有陳思王曹植詞梁鵠書數字是宋嘉祐人益者魏文於篡漢後日不暇給乃有此舉毋亦禪讓餘策哉何新之莽魏之丕来辱吾聖道如此也碑字多漫漶其存者結體亦與受禪同差可寶也弇州

山人稿

魏封孔羨奉孔子祀碑梁鵠字孟皇學書於師宜官舉孝廉官至選部尚書漢靈帝重之曹孟德愛之王逸少學之梁武帝評其書曰龍威虎震劍拔弩張是其書亦可重者此碑結法古質遒健未知果為鵠書否碑後題曹植詞梁鵠書出張稚圭亦曰按圖經與卒吏碑同殊不可曉石墨鐫華

魏魯孔子廟之碑篆額白字世稱此文為曹植文梁

鵲書鍾繇刻字謂之三絕余久求墨本不可得今乃獲借於淵泉記室晨起蓬首臨數十字不覺清風洒然也玄牘記

封孔羨碑八分書黄初元年今在曲阜縣孔子廟中後人刻其下曰陳思王曹植詞梁鵠書謬也胡三省通鑑註曰漢平帝元始元年封褒成君孔霸曾孫均為褒成侯奉孔子祠王莽敗失國光武建武十三年復封均子志為褒成侯志子損和帝永元四年徙封

褒亭侯世世相傳至獻帝初國絶魏文帝黃初二年封孔子二十一世孫羡爲宗聖侯邑百户 金石文字記

典論刻石

文帝作典論明帝立詔三公曰先帝昔著典論不朽之格言其刻石於廟門之外及太學與石經並以永示來世典論石在太學者尚存而廟門外無之晉初受禪即用魏廟移此石於太學非兩處立也 魏志少帝紀注

水經注言魏文帝刋典論六碑列於石經之次裴松

之注三國志云漢世西域舊獻火浣布中間久絶至魏初時人疑其無有文帝以為火性酷烈無含生之氣著之典論明其不然之事絶智者之聽及明帝立詔三公曰先帝昔著典論不朽之格言其刋石於廟門之外及太學與石經並以永示來世至齊王芳正始元年西域使至而獻火浣布焉於此刋滅此論而天下笑之松之昔從征西至洛陽歷覲舊物見典論石在太學者尚存而廟門外無之問諸長老云晉初受

禪即用魏廟移此石於太學非兩處立也竊謂此言為不然愚按魏志明帝太和四年二月戊子以文帝典論刻石立於廟門之外酈元所云文帝刊之誤矣松之既稱刊滅此論又云典論石在太學者尚存而伽藍記亦云典論六碑至太和後魏孝文年號十七年猶有四存隋經籍志亦有一字石經典論一卷意當時所謂刊滅者第芟去火浣布一條至於六碑則仍列於太學故裴松之楊衒之等並得見也石經考異

西河恭王司馬子盛廟碑

茲氏縣故秦置也魏黄初二年西河恭王司馬子盛廟碑云西河舊處山林漢末擾攘百姓失所魏興更開疆宇分割太原四縣以為邦邑其郡帶山阻塞矣王以咸寧四年改命爵土其年十二月喪國臣大農閻崇離石令宗羣等二百三十四人刊石立碑以述勳德碑北廟基尚存也水經注

滎陽守李勝石的銘

魏正始三年歲在甲子被癸丑詔書割河南郡鞏縣自闕以東創建滎陽郡并户二萬五千以南鄉築陽城鄉亭侯李勝字公照為郡守領原武典農校尉政有遺惠民為立祠於城北五里號曰李君祠廟前有石蹠蹠上有石的石的銘具存其略曰百族欣戴咸推厥誠今猶祀禱焉 水經注

葉縣葉公廟碑

澧水又東逕葉公廟北廟前有公子高諸梁碑舊秦

漢之世廟道有雙闕几筵黃巾之亂殘毀頹闕魏太和景初中令長修飾舊字後長汝南陳睎以正始元年立碑碑字破落遺文殆存事見其碑水經注

魏刺史賈逵祠碑

谷水逕項縣故城北又東逕刺史賈逵祠北廟在小城東昔王凌為宣王司馬懿所執届廟而嘆曰賈梁道王凌魏之忠臣唯汝有靈知之遂仰鴆而死廟前有碑碑石金生干寶曰黃金可採為晉中興之瑞水經

注

右魏賈逵碑魏志逵傳云逵爲絳邑長爲賊郭援所攻絳人與援約不害逵乃降而援欲以逵爲將惒逵不肯叩頭欲殺之絳人乘城呼曰負要殺我賢君寧俱死援義之遂不殺又按裴松之注引魏略曰援捕得逵怒不肯拜促斬之諸將覆護囚於壺關土窨中守者祝公道釋其械而逸之已與魏志不同而此碑但云爲援所執臨以白刃不屈而已不載絳人約援

事如傳所載不獨逵有德於絳人而絳人臨危能與
逵生死可謂賢矣自古碑碣稱述功德常患過實如
逵與絳人德義俱隆碑不應略而不載頗疑陳壽作
傳好奇而所得非實也松之又注魏書逵年五十五
而碑云五十有四亦當以碑為正集古錄
隸書不著書撰人名氏逵字安道河東襄陵人魏明
帝時官至建威將軍豫州刺史故從事吳康等立此
碑集古錄目

魏故建威將軍豫州刺史陽里亭侯賈君之碑篆額

在項城縣本廟内 訪碑錄

魏獨行君子管寧碑

汶水自朱虛縣東北逕峿城北又東北逕管寧冢東故晏謨言柴阜西南有魏獨行君子管寧墓墓前有碑 水經注

管寧字幼安東莞朱虛人也自黄初至青龍末徵命十至輿服四錫俱不應命碑在安邱縣西十二里墓

前寰宇記

魏管寧碑在密州金石略

魏徵士邴原墓碑

汶水又東北逕柴阜山北山之東有徵士邴原冢碑誌存焉水經注

邴原朱虛人也碑在安邱縣北五十里墓前寰宇記

魏邴原碑在密州金石略

魏劉熹學生冢碑

沔水又東南逕陰縣故城西縣東有縣令濟南劉熹字德怡魏時宰縣雅好博古學教立碑載生徒百有餘人不終業而夭者因葬其地號曰生墳水經注

右魏劉熹學生冢碑在襄州穀城縣界中余為乾德令時嘗以公事過穀城見數荒塚在草間傍有古碑傾側半埋土中問其村人為何人冢皆不能道而碑文磨滅不暇讀而去後數年在河北始集錄古文思嚮所見穀城碑疑為漢碑求之又數年乃獲按襄州

圖經云學生冢在縣東北水經注云魏濟南劉熹字德怡博學好古立碑載生徒百餘人其不終業而卒者葬於此號學生冢今碑雖殘闕而熹與生徒名字往往尚可見蓋余昔所見乃學生冢而碑魏時碑也
魏劉熹學生冢碑并陰隸書文字磨滅不完其間有熹穀城令也集古錄
稱大魏者又曰濟南劉熹字德怡而最後有學生名百餘人并列其所授諸經襄州圖經曰熹嘗為穀城

令學者多往從之其受業未終而歿者悉葬之謂之學生冢此碑是也在穀城縣學生冢傍集古録目

魏學生冢碑在今襄州之穀城按鮑至南雍州記穀城穀伯綏之國其東北有學生冢冢有碑按酈道元水經注乃濟南劉熹字德怡魏時宰縣雅好博古教學立碑載生徒不終業而卒者乾道初元春正月余督饟穀城撫得此墨本凡授尚書者二人授禮記者七人授孝經儀禮者各一人授左傳者六人授易者

四人授詩者十七人各書州里姓氏字之而不名祭酒一人故吏二人生三十有八人童八人書姓字書名而不書里邑孔子作春秋視人賢否為褒貶或以名或以字或書爵邑或不書豈亦春秋之意乎集古後錄

魏征南軍司張詹墓碑

湍水又逕冠軍縣故城東水西有魏征南軍司張詹墓墓有碑碑背刊曰白楸之棺易朽之裳銅鐵不入凡器不藏嗟矣後人幸勿我傷自後古墳舊冢莫不

夷毀而是墓至元嘉初尚不見發六年大水蠻饑始被發掘說者言初開金銀銅錫之器朱漆雕刻之飾爛然有二朱漆棺棺前垂竹簾隱以金釘墓不甚高而內極寬大虛設白楸之言空負黃金之實雖意錮南山寧同壽乎 水經注

魏車騎將軍黃權冢碑

淸水又南逕預山東山南有魏車騎將軍黃權夫妻二塚地道潛通其冢前有四碑其二魏明帝立其二

是其子及臣吏所樹者也水經注

六藝之一錄卷五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六藝之一録卷五十六

錢唐倪濤撰

石刻文字三十二

魏横海将軍吕君碑

君諱闕六字博望人也其先四嶽出自炎帝闕八字内輔機衡外司方職是以闕族繁毓申吕並興君其胄也君天姿果毅仍闕於武武而不害當值季末漢失其御羣雄爭逸海内闕隔王塗檝塞君以中勇顯名州司試守雉

長執戈秉戎慎守疆埸兵不頓於敵國地不侵於四鄰
拜武猛都尉厲節中郎將裨將軍封關内侯王師南征
與充軍從奄有江漢舍爵册勲封隂德亭侯領郡鳩集
荒散為民統紀三考有成轉拜平狄將軍改封盧亭侯
莅國賦政十有三年正身帥下儉以足用食不貳膳坐
不重席廐無食粟之馬出無副車之從生不利家死不
託孤可謂良大夫也雖叔敖相楚晏嬰在齊不能尚也
行師御衆暑即不蓋寒即不裘其於戰也即履矢石之

所及鋒刃之所先雖古良將不能踰也會西蜀起兵猖
獗為寇蕩搖邊鄙虔劉民人而洪水播溢汜沒樊城平
源十刃外遺潛通猛將驍騎載沈載浮於是不逞作慝
羣兇鼎沸或保城而叛或率衆負旌自即敵門中人以
下竝生異心君威懷之信臨難益著故能禁然攘除姦
逆獨存社稷連城十三民無虺蜴帝加其庸轉拜橫海
將軍徙封西鄂都鄉侯食邑井七百戶將遂罔聲於方
表掃醜虜於南域建元功於大魏書洪 闕 於宗彝不孚

旻天降茲災咎寑疾一旬大命隕墜年六十有一黃初
二年正月闕子羌於闕帝主閔闕寮傷悼使謁者弔
祠賻贈有加臣吏士庶莫不哀闕於是故郡吏闕楊
向闕追惟惠君攀慕罔極迺共刊石勒銘昭示來裔
其辭曰
炎靈降精嶽祚後昆膺期誕授實生我君桓桓闕殺抑
之以文闕整軍容八在惠民禦敵用威附下以仁儀刑
既著允濟闕勳鑽功金石闕下

碑以中勇為忠勇重易為疆場平源十刃為平原
十仞隕隧為隕墜墬即地字稜即稷字㦸即貳字
罚即播字
右故魏橫海將軍章陵太守都鄉侯呂君之碑篆額
呂君名字皆刓剝以黄初二年卒關羽傳云建安二
十四年羽攻曹仁於樊秋霖水溢于禁七軍皆沒羣
盜遥受印號為之支黨羽威震華夏曹公議遷許以
避之碑云西蜀兵起猖獗為冦洪水播溢猛將沈沒

羣凶鼎沸皆實錄也魏隸之佳者惟鍾梁之碑四若范式之碑則又次之此刻差勝賈逵劉熹爾姑存之隸釋

碑云君諱朗字義先博望人也其先四岳出自炎帝年六十有一黃初二年正月甍夏侯湛撰郡吏楊向勒銘碑在南陽縣集古錄目

黃初二年立在鄧州南陽舊錄云夏侯湛文漢隸字原

魏新野侯碑

黃初七年金石略

魏劉盆碑

在祁州梁澤縣正始二年立在墓側天下碑錄

魏南郡太守卞統碑

右魏南郡太守卞統碑在今曹州宛句縣所敘世次官閥甚簡又多殘闕其略云君諱統字建業又云惟帝念庸命叩南邦又云嘉平二年十一月己亥寢疾卒官而其首題魏故南郡太守卞府君之表按晉書

卞壼傳濟陰宛句人祖統瑯琊内史而元和姓纂亦云統爲晉琅琊内史今此碑殘缺處猶有琅琊字尚存知其嘗爲此官而統以魏嘉平中卒姓纂以爲仕晉者誤也 金石録

魏太妃郭氏碑

正元二年在西京 金石略

襄州刺史劉君碑

正元三年有碑陰 金石略

魏太僕荀君碑

右魏太僕荀君碑其額題魏故太僕西陽亭成侯荀府君之碑碑已殘缺其可見者嘗爲齊相始平太守大將軍長史封西陽亭侯遂爲太僕春秋五十有一正始五年夏六月丙寅薨惟其名字鄉里磨滅不可考矣金石錄

魏孫炎碑

甘露五年在淄州

曹仁記水碑

魯城南有曹仁記漢水溢碑盛弘之荆州記

曹真祠堂刻石

曹真祠堂在北邙山刋石既精書亦甚工述征記

魏虞歆碑

虞歆字文肅歴郡守節操高厲魏曹植為東阿王東阿先有三十碑銘多非實植皆毀除之以歆碑不虛獨全焉會稽典録

魏徐庶碑

彭城內有魏中郎徐庶碑水經注

魏何伯申碑

在陳留縣東北十五里訪碑錄

魏徐州刺史韓陵碑

在東明縣南二十里訪碑錄

魏酸棗令毋邱悅碑

在酸棗廢縣內按其文名悅字抱信魏正光三年任

酸棗令民為立碑訪碑錄

魏太傅鍾繇碑

在尉氏縣西北三十五里鍾城南三里今割屬中牟按中牟圖經云鍾城有鍾繇古碑斷折文字磨滅天下碑錄

魏隱士程冲碑　節婦白氏碑

在封邱縣按程隱君墳在縣西南四里碑當在墓下天下碑錄

程冲字孔禮陳留封邱人有志行明帝青龍三年徵不起景初二年正始五年徵又不就晉武帝泰始二年卒封元鄉亭侯寰宇記

白氏冲妻也晉咸熙中建二碑同處金石略

魏御史大夫袁渙碑

在太康縣天下碑錄

魏征虜將軍南州刺史王賢思碑

按圖經賢思名亮碑在雍邱縣北五十里義縣鄉墓

下天下碑錄

中山太守常通碑

在祁州天下金石志

羊續碑

在兖州天下金石志

車騎將軍穆祚碑

隸書在介休縣天下金石志

魏馮勍墓碑

在潞州府天下金石志

魏并州刺史王恒碑

隷書在州東南二里墓傍天下金石志

武州山耿氏三冢誌

在大同府僅存銀青光禄昭勇數字天下金石志

魏陸嚴墓碑

在潞州府

太保任公神道金石錄

魏太尉滿寵碑金石略

魏下豫州刺史修老子廟詔

黄初三年隸續

黄初三年立在亳州集古作太清東闕題名漢隸字原

余自至亳始得悉閱太清之碑其佳者悉已入余集古録乃知余之集録所得多矣惟兩石闕題名未有今續録于此熈寧元年二月十九日書集古録

魏周公禮殿石楹記

初平五年鍾會書成都府 金石略

伊闕左右石壁銘　　千金堨石人銘

伊水又北入伊闕昔大禹疏以通水兩山相對望之若闕伊水歷其間北流故謂之伊闕矣陸機云洛有四闕斯其一焉東巖西嶺並鐫石開軒高甍架峰西側靈巖下泉流東注入于伊水傅毅反都賦云因龍門以暢化開伊闕以達聽也闕左壁有石銘云黃初四年六月二十四日辛巳大出水舉高四丈五尺齊

此已下蓋記水之漲沒也右壁又有石銘曰永康五年河南府君循大禹之軌部督郵辛曜新城令王琨部監作掾董猗李褒斬岸開石平通石闕石文尚存也水經注

河南十二縣境簿曰河南縣城東十五里有千金堨洛陽記曰千金堨舊堰穀水魏時更修此堰謂之千金堨積石為堨而開溝渠五所謂之五龍渠渠人立堨堨之東首立一石人石人腹上刻勒云太和五年

二月八日庚戌造築此堨更開溝渠此水衡渠上其
水助其堅也必經年歷世是故部立石人以記之云
爾蓋魏文帝修王張故績堨是都水使者陳協所造
也逮于晋世大水暴注溝瀆泄壞又廣功焉石人東
脇下文云太始七年六月二十三日大水并瀑出常
流上三丈蕩壞二堨五龍泄水南注瀉下加歲久漱
齧每澇即壞歷載捐棄大功故為今堨更於西開泄
名曰代龍渠地形正平誠為瀉泄至理千金不與水

勢激爭無緣當壞由其畢下水得踰上漱齧故也今
增高千金於舊一丈四尺五龍自然必歷世無患若
五龍歲久復壞可轉於西更開二堨二渠合用二十
三萬五千六百九十八功以其年十月二十三日起
作功重人少到八年四月二十日畢代龍渠即九龍
渠也千金堨石人西脇下文云若溝渠久疏深引水
者當於河南城北石磧西更開渠北出使首孫立故
溝東下因故易就磧堅便時事業已訖然後見之加

邊方多事人力苦少又渠堨新成未患於水是以不敢豫修通之若於後後當復興功者宜就西磧故書之於石以遺後賢矣同上

魏劉靖碑并戾陵堨表

鮑邱水入潞高梁水注之首受㶟水於戾陵堰水自堰枝分東逕梁山南又東北逕劉靖碑北碑云魏使持節都督河北道諸軍事征北將軍建城鄉侯沛國劉靖字文恭登梁山以觀源流相原隰以度形勢嘉

武安之通渠美秦民之殷富乃使帳下督丁鴻軍士千人以嘉平二年立遏（遏當作堨）於水道高梁河造戾陵遏開車箱渠其遏表云高梁河水者出自并州黄河之别源時長岍峻固直截中流積石籠以為主遏高一丈東西長三十丈南北廣七十餘步依北岸立水門門廣四丈立水堨長十丈山水暴戾則乘遏東下平流守常則自門北入灌田歲二千頃凡所封地百餘萬畝至景元三年辛酉詔書以民食轉廣陸廢不

瞻遣謁者樊晨更制水門限田千頃刻地四千三百一十六頃出給郡縣改定田五千九百三十頃水流乘車箱渠自薊西北逕昌平東盡漁陽潞縣凡所潤合四五百里所灌田萬有餘頃高下孔濟原隰底平疏之斯溉決之斯散導渠口以為濤門灑滮池以為甘澤施加於當時敷被於後世晉元康四年君少子驍騎將軍平鄉侯弘受命使持節監幽州諸軍事領護烏丸校尉寧朔將軍遏立積三十六載至五年夏

六月洪水暴至毁損四分之三乗北岸七十餘丈上渠車箱所在漫溢追惟前立遏之勲親臨山川指授規略命司馬闗内侯逢惲内外將士二千人起長岸立石渠修立遏治水門門廣四丈立水遏五尺興復載利通塞之宜凖遵舊制凡用功四萬有餘焉諸部王侯不名而自至繦負而趨事者葢數千人詩載經始勿亟易稱民忘其勞斯之謂乎於是二府文武之士感秦國思鄭渠之績魏人置豹祀之義乃遐慕仁

政追述成功元康五年十月十一日刊石立表以紀勲烈并記遏制度永為後式焉水經注

論漢晉碑

與董彥遠同觀文翁學生題名予謂董云結體殊不類隷董云集古録以為文翁學生予云嘗攷此碑其郡望有云江陽寧蜀遂寧晉原以晉志攷之江陽蜀置此郡寧蜀遂寧晉原皆是宣武平蜀後置彥遠擊節此言以為辯正精詳又問予云周公禮殿記云甲

午年故府梓潼文君不審文君之名予云華陽國志載文參字子奇梓潼人平帝用為益州太守記中文君乃此人也甲午乃光武建武十年云且如漢成臯令任碑云字伯嗣名已缺任延熹中守官按漢桓紀延熹八年桂陽太守任胤乃此人故其字伯嗣予又云備員祕館累年御府降出太清樓奇書異傳甚富令參校得失予喜觀未見書同舍出省後予嘗侵晚而歸董云巽書不可不看迫初除正字供職未幾乃

以平日所疑故事因閱記傳決疑者多自此後論議
覺進信知書不負人也所恨未嘗獲覩太清樓書予
又論集古錄有跡脫處如跋漢倉頡廟碑云此碑有
蓮勺左鄉有秩池陽左鄉有秩池陽集丞有秩皆不
知是何名號予按前漢書張敞以鄉有秩補太守卒
吏後漢百官志鄉置有秩三老游徼本注曰有秩郡
所署秩百石掌一鄉人注引漢官儀載戶五千則置
有秩風俗通云有秩則田間大夫言其官裁有秩爾

蓋鄉吏之名號也又論水經與漢碑刻不同者多如王純碑道元注云王紛碑又州輔碑道元注云州苞如袁良碑道元注云袁梁又如屬國都尉王君碑道元注云蜀都太守姓王字子雅彥遠云恐忘記遂盡錄去東觀餘論

宋書禮志曰漢以後天下送死奢靡多作石室石獸碑銘等物建安十年魏武以天下彫弊下令不得厚葬又禁立碑故高貴鄉公甘露二年大將軍參軍太

原王倫卒倫兄俊作表德論以述倫遺美云祇畏王
典不得為銘乃撰錄行事就刊於墓之陰云爾此則
碑禁尚嚴後復弛替晋武帝咸寧四年又詔曰此石
獸碑表既私褒美興長虛偽傷財害人莫大於此一
禁斷之其犯者雖會赦令皆當毀壞至元帝大興元
年有司奏故驃騎府主簿故恩營葬舊君顧榮求立
碑詔特聽立自是後禁又漸頹大臣長吏人皆私立
義熙中尚書祠部郎中裴松之又議禁斷於是至今

裴松之傳曰松之以世立私碑有乖事實上表陳之由是並斷以故終魏之世略無紀功述行之文其立碑之見於史者惟田豫顏斐二人而晉世則扶風王駿魏舒羊祜杜預閻德唐彬嵇紹丁紹范平立碑之事百有餘年亦僅七八見齊建武中范雲上表求為太宰竟陵王立碑事竟不行其載昭明太子選中所引亦止太宰褚淵丞相豫章王二例若劉勔之生為立碑安成王蕭秀之四碑並建史家書之以為異事

而自魏至陳文字之罕傳於後有繇然矣隋書禮儀志梁天監六年申明葬制凡墓不得造石人獸碑唯聽作石柱記名位而已金石文字記

又考漢末蔡中郎集中胡廣陳寔各三碑楊賜橋玄胡碩各二碑又袁滿來年十五胡根年七歲各有碑夫一人而至二碑三碑冗矣殤子而為之立碑濫矣至於闕樓人獸飾亦多在桓靈之世水經注言閹寺擅權五侯暴世割剝公私以事生死如荊州刺史李

剛之石闕祠堂四壁隱起彫刻為君臣官屬龜龍麟鳳之文飛禽走獸之像弘農太守張伯雅之引水入塋域為池沼蟾蜍吐水石湟承溜蜀郡太守王子雅之石樓雙峙欒櫨承栱雕簷四柱窮巧綺刻妙絶人工者為葬薶之侈一至于此繇上之人不為之限制也然則魏武之禁其可已乎金石文字記

吳碑

吳大帝碑

皇象書吳大帝碑在江寧府書雖本漢隸然探奇振古有三代純樸氣自是絕藝非如東漢遺書循一矩律籍蹈綴襲竊而自私也自王志愔定錄古今書而象已在著錄中至庾肩吾以象品入上中其後李嗣真因之不改不知當時所定果何据也羊欣稱象善草書世稱沈着痛快而張懷瓘稱象惟小篆入能品其他不見稱於人今官書有象章草帖故自精深奇崛前世獨不言象為隸字何也意謂既以書入品第

則或不盡著其言又諸人或有兼數書著者此又不可知也余疑此碑近出書畫尚完故是前人未見當其評書時不得毗睨於其間也不然書隷至此而可遺其品目哉象尺書曰太子屏風在此已久而未得之又曰想必醉令作鱧魚梅羮相待其自矜持如此廣川書跋

吳國山碑

右吳國山碑者孫皓天冊元年禪於國山改元天璽

因紀其所獲瑞物刊石於山陰是歲晉咸寧元年後
五年晉遂滅吳以皓昏虐其國將亡而衆瑞並出不
可勝數後之言祥瑞者可以鑒矣 集古錄
不著撰人名氏吳中書東觀令史立信中郎將蘇建
篆歸命侯天冊元年得玉璽於吳興文曰吳真皇帝
遂改明年元為天璽刊石告禪於國山之陰其所述
瑞應凡千有二百餘事 集古錄目
右吳禪國山碑其前叙孫皓即位以後祥瑞凡千餘

言又其後云乃以涒灘之歲欽若昊天月正革元郊天祭地紀號天璽又云丞相沇太尉璆大司徒爕大司空朝等以為今衆瑞畢至三表納貢九垓八埏無不被澤率按典繇宜先行禪禮紀勒天命遂於吳興國山之陰告祭刊石以對揚乾命廣報坤德按皓以丙申歲改元天璽碑言涒灘之歲是也皓𠪚無道人神憤疾而羣臣方稱述符瑞讚述功德蓋刻石之後四年遂為晉所俘矣金石錄

在宜興世謂之囤碑諸道石刻錄

國山碑吳主孫皓刻碑形如鼓篆文周繞多漫滅俗號囤碑在宜興縣古今碑刻

吳志天璽元年吳興陽羨山有空石長十餘丈曰石室郡表為瑞遣兼司徒董朝兼太常周處封禪各山大赦改明年為天紀即前所云水洞是也山後有封禪碑土人目曰囤碑以其石圓八出如米廩云字畫奇古歲久多磨滅訪得舊刻以今文寫之前缺廿六

字之缺三字于茲格于上下光被八幽蠓飛蝡動無不歸仁是故缺十字賂缺七字上尊缺廿七字靡不遑暇民用丕作於缺一字丞相缺一字太常缺一字奉迎缺六字率禮備儀缺十九字宮缺廿四字所臨徘徊西巡遂基大宮玉燭缺三字澤缺一字清萬民子來不日缺六字延頸跂足缺二字來庭宗服以仁缺四字日昃不暇缺一字觀六經旁貫百家思該道根數世陵遲大縣未光闔立東觀缺三字言建論典墳采詢微闡窮神極化無幽不闡舉逸遠佞寬罪宥

刑尊道尚功嘉善矜弱哀賤愍凶缺二字朽枯上天感
應缺五字踐阼初并特發神夢膺受籙圖玉璽啓自神
匱神人指授金冊青玉符者四日月抱戴老人星見
者一十有七五帝瑞氣黃旗紫蓋覆被宮闕顯著牛
斗者一十有九麟鳳龜龍銜圖負書三十有九青蛇
白虎丹鸞鳳魚烏二十有二白虎白麞白麂白兎三
十有七白雉白烏白鵲白鳩一十有九赤烏赤雀二
十有四白雀白鸞二十有七神魚吐書白鯉騰船者

二靈絜神蠶彌被原野者三嘉禾秀穎甘露凝液六
十有五殊幹連理六百八十有三明月火珠璧水青
鼔三十有八玉燕缺玉羊玉鳩者三寶鼎神鐘神甕
夏祝神禹三十有六石室山石門石印石羊缺二字石
缺二字者三缺一字石缺二字湖澤門通應讖合謠者五神
缺二字僮雲母神女告徵表祥者三十有七靈夢啓讖
神人授書著驗缺二字者十祕記讖文玉板紀真者缺一字
玉刀玉印文采光發者八缺二字玉琯玉瓚玉瑗玉稱

殊輝異色者三十有三玉尊玉盌玉盤罌清潔光朗者九孔子河伯子胥王缺一字宣言天平地成天子出東門鄂者四大賢司馬徽虞翻推步圖緯甄匱啟緘發事興運會者二其餘飛行之類植行之倫希古所覿命世殊奇不在瑞命之篇者不可稱而數也於是旃蒙協洽之歲月次陬訾之口日維重光大淵獻行年所值實惟茲歲帝出乎震周易實著遂受上天玉璽文曰吳真皇帝玉質青黃解理洞徹拜受祇逖夙夜

惟寅夫大德宜報大命宜彰乃以柔兆涒灘之歲欽
若昊天月正華元郊天祭地紀號天璽實彰明命于
是丞相沇太尉璆大司徒燮大司空朝執金吾修城
門校尉歆屯騎校尉悌尚書令忠尚書昏直晃昌國
史瑩覈等僉以為天道玄默以瑞表真今衆瑞畢至
四表納貢幽荒百蠻浮海慕化九垓八埏罔不被澤
率按典繇宜先行禪禮紀勒天命遂於吳興國山之
陰告祭刊石以對揚乾命廣報坤德副慰天下喁喁

之望焉中書東觀令史立信中郎將臣蘇建　其文大槩言符瑞初無可取故備錄之以見皓之亡有自矣（宋趙彥博雲麓漫抄）

吳巖山紀功碑

篆書不著名字今其文字斷續不可悉考有曰天璽元年者其餘大抵言天錫讖命之意按吳歸命侯天璽元年歷陽山石成文刻石作頌此當是也（集古錄目）

吳天璽元年斷碑其前云上天帝言又云大吳一萬

方又云天發神讖文天璽元年七月己酉朔又云天讖廣多不解解者十二字嗚呼其言可謂妖矣據吳志天璽元年秋八月鄱陽言歷陽山石理成字凡二十明年改元大赦以協石文今此碑乃在金陵其文與吳志所載亦異莫可考究按孫皓在位凡八改元而六以符瑞然竟不能保其國蓋人事不修而假托神怪以矯誣天命其不終宜矣金石録

吳神讖碑半無文理其粗成文者有云天發神讖多

所未解解者合五十七字深甄歷數永歸大吳可以
為怪誕矣此碣初在江寧縣南二十里石高二丈折
為三段人因名其岡為斷石岡焉至元和六年胡宗
師移置漕圃前年冬余有荆楚之役假道金陵見之
金陵府舍其字方嚴古雅殊有佳趣張懷瓘云吳皇
象善書此象書也皇象江都人仕至青州刺史集古後錄
嘗覽黃長睿東觀餘論稱休明書人間殊少唯建業
有吳時天發神讖碑若篆若隸字勢雄偉後又閱趙

明誠金石錄頗載碑所謂上天帝言大吳一萬方等語以為妖而不著其奇肖甫中丞搨一紙見寄大抵與漢隸殊異亦不用挑法而挑拔平硬盡去碁筭斗環之累隸與篆皆不得而名之信所謂八分也雖稍磨刓不可讀而典刑盡在錄之箧中跋尾胡宗師不著臨池名而絶得魯公宋文貞碑側記法亦可取也

弇州山人稿

又天發神讖碑世稱為皇象又定為蘇建若篆若隸

字勢雄偉舊在紫岩山後歸天禧寺又歸籌思亭又
移府學欞星門近歲復徙入尊經閣下余屢欲搨之
未果今得觀元白所收本摩挲之誦書疑皇象多之
句以歸然以為建書者是也斷碣之夢元白想知之
久矣圭臏記
世稱此為三段石誌言乃華覈文皇象書者予向見
一書辨此碑與國山碑俱蘇建書甚詳今已失記然
陳后山詩云書疑皇象多則亦未以為決然也玉泉

公自蜀還寄升庵楊先生為余所作蒼潤軒記言升庵索及拓本予因拓一本致之一本貽陳公一本留軒中而因附其事于下云同上

吳天發碑人皆懾於怪誕始不能無疑疑久則信不揣源本寸木岑樓蹄涔滄溟矣余直以為牛腹書耳彼秦漢之跡所不論上之岐陽石三代彞器其文非不奇古皆爾雅典則何曾為牛鬼蛇神耶所謂彞器者如彞常之必不可紊作如是器必作如是款絲髮

罔踰此古昔足尚也吳不前於漢秦三代也古蹟昭然可鏡何遽迷源忘本為怪誕所懾黃長睿書家張湯是窮穴得鼠者亦稱之何也趙明誠以為妖其知言哉古篆定當以岐陽石為第一其岣嶁壇山比干季札諸碑皆轉相附會斷不可信炯然心目亦無足致疑也 金石史

江寧府南天禧寺門外有石三段乃吳後主天璽元年巖山紀功德石其文不全宋元祐六年轉運副使

胡宗師鞏寘漕臺後圃仍題其末今在府學顧起元曰府學中三段石碑按實錄吳天册元年吳郡臨平湖開又於湖邊得石函函中有小石青白色長四寸廣二寸刻上作皇帝字於是改元天璽立石刻於巖山紀吳功德其文乃東觀令華覈作戚光續志云象書獨步漢末況體兼篆籀誠宜居周鼓秦刻之次魏鍾繇諸碑勿論也其石四方面背濶書各八行兩旁狹書二行其文書滿三方而虛其一辭雖不可讀其

可識者百八十餘字金石文字記

吳九真太守谷府君碑

鳳凰元年四月立右谷朗者事吳爲九真太守碑無撰人名氏其序云府君諱朗字義先桂陽耒陽人豫章府君之曾孫公府君之孫郎中君之子也其先出自顓頊益爲舜虞賜姓嬴氏至於扉子封於秦谷因而氏焉谷氏在吳不顯史傳無所見所謂豫章府君而下三世皆莫知其名字按秦本紀非子邑於秦而

此與朗子永寧侯相碑皆為扉子莫詳其義也六一題跋

吳臨海侯相谷府君碑

無年月附于其父碑之次金石錄

吳偏將軍凌統碑

在吳縣東北二十五里臯京山東碑云統字公續吳興餘杭人也志毅果敢常為前鋒寰宇記

吳陶基墓碑

在當塗縣横山輿地碑目

吳思賢碑

孫子墓在南郡永安中太守夏侯嵩於墓邊立思賢碑（豫章記）

吳六里山石刻

在海鹽天冊元年旃蒙協洽之歲孟冬陽月日惟壬寅朔石簣神遺忽自開發拾得青玉璽篆文吳真皇帝共三十八字（輿地碑目）

蜀碑

蜀鄧芝闕

蜀户部尚書鄧芝闕銘九字又有小字題識漫滅不可讀莫知為何代所立資古所錄魏晉三國遺文獨無蜀刻姑以附錄之卷中資古紹志錄

蜀諸葛亮紀功碑

南寧夷叛史萬歲擊破之行數百里見諸葛亮紀功碑銘其背曰萬歲後勝我者過此北史史萬歲傳

蜀姜維碑

在南康軍吹角壩城今已磨滅輿地碑目

乾隆御覽之寶

國立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六藝之一錄卷五十六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陸湘

謄錄監生臣胡念祖